

## 道老古



有的大户人家将字纸炉嵌入墙壁。



公共字纸炉大多建在村口路边。

叶龙虎 文/摄

江西婺源篁岭古村有一个竹山书院，我在书院门口曾见到一个字纸炉，炉壁上刻着“敬惜字纸”四字。旅友问我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说，这是古代尊崇文字的“化石”。过去我们家乡也有，只是当时自己年幼没有特意关注，可能形状也不大一样。

“敬惜字纸”是传承已久的习俗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出生于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的祖父在走路时，总是用拐杖将路中央的小石头、枯枝拨到路边，如果发现有用字的废纸，会连声念叨“罪过，罪过”，弯下腰捡起来。回家后把捡来的字纸放进火缸，焚烧成灰。祖父告诉我，字是有灵性的，写过字的纸不可以随地乱丢。他很认真地叮嘱我，字纸

## 乡 愁

裴七曜 文/摄

一声海潮一声秋色，几许深情几许遐想。在一个秋夜里，远离故乡的我，思绪竟莫名其妙像野草一样蔓延开来。窗外有月，树梢轻摇，在微微的秋风里，岁月的风铃叮叮当当，它把我吹到了故乡的海边。那一刻，眼前突然涌上一片湛蓝的海，而我，又成了海边那个无牵挂的快乐人。

多年前，我在故乡的小学任教，那是象山港畔的一个小渔村。海边有山，更令人神往的是那里还有一条开满野菊花的幽静小道。秋天的时候，我总爱去海边垂钓。

在周末来临的前一个傍晚，我早打点好去海边垂钓所需的“行李”。然后，在晨光熹微的时候，我像露珠一样沾沾自喜，匆匆走向海边。

海边有户人家，那是一对年近六旬的夫妇。每当我快走到他们家门口的时，他们家的两条狗总是不明所以地冲我大吼，然后被主人一顿臭骂。那两条狗便很不好意思地呜咽几下，悄悄地低下了头，接着穿越沙滩，躲进了一米多高的水草丛，害羞得不敢出来。

我还未跟他们夫妇打招呼，就看到了他俩爽朗的笑脸。在那个时辰，女主人总是边做早饭边忙着喂家禽和牲口，炊烟在屋顶袅袅升起，慢慢地和那林间的氤氲雾气融为一体。男主人呢，有时候用两个木桶挑了一担泉水过来，有时候正好在屋边的菜地里拔草。每当我走近的时候，他们像秋菊一样灿烂的容颜总能让我

## 从字纸炉说起

一定要丢进字纸篓，看到地上的字纸一定要捡起烧掉，或者丢入河中。看我似懂非懂的，还特别加了一句“一定要敬惜字纸”。

“敬惜字纸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现象，旧时，书院、寺庙、祠堂、集市等人来人往的热闹之处，大多设有焚烧字纸的建筑——“字纸炉”。有的大户人家，还将字纸炉巧妙地嵌入围墙的墙壁或者建在后花园的一角。而公共字纸炉大多建在村口路边。各地的字纸炉形状不同，叫法也各异，有焚纸炉、惜字炉、化字炉、惜字亭、字纸亭、圣迹亭、敬字亭等。功用是一样的，专门用来烧字纸。焚烧字纸的现象，在20世纪50年代还很普遍。

余姚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的赵伟伦先生说，河姆渡镇罗江村刘家祠堂东边的小弄叫“字纸弄”，就是因为弄内有字纸炉而得名。他介绍：“字纸弄里的字纸炉，高2米，宽0.8米，深0.6米，离地1米处开有炉门。两侧的石柱上刻有对联，‘毋弃六书片纸，只因一字千金’。南北的炉壁上还分别书有‘敬惜字纸，功德无量’‘付两炉内，延年益寿’等字。”赵伟伦先生还告诉我，小时候经常提着自家南货店的字纸篓，走过仓基桥，将篓内字纸倒进字纸炉里烧掉。读书时，他还总是自告奋勇，每天将教师办公室的字纸篓送去字纸炉。



竹山书院门口有一个字纸炉，炉壁刻有“敬惜字纸”四字。

关于“敬惜字纸”习俗的形成，笔者认为，一部分是受科举制度的影响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但更多的应该是出于对文字的崇敬。明代白话小说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第一回《进香客弄看金刚经，出狱僧巧完法会分》，讲述一个叫王曾的书生，其父平时爱惜字纸，后来王曾“连中三元”。开卷诗曰：“世间字纸藏经同，见者须当付火中。或置长流清静处，自然福祿永无穷。”字里行间劝人敬惜字纸。

明清时期，社会上有大量的《惜字律》，利用佛教因果报应的说法，强调字是神圣的，敬惜字纸与命运相关。鲁迅先生揭露过这类人“敬惜字纸”的本质。他在《门外

文谈》第六节中写道：“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，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，并且有了神秘性。中国的字，到现在还很尊严，我们在墙壁上，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‘敬惜字纸’的卷子；至于符的驱邪治病，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。”

随着文化、教育事业的普及，围绕文字的神秘色彩渐渐淡去，“敬惜字纸”终究成了历史。如今，字纸炉乃至竹编的字纸篓已很难见到。

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。从敬重文化的角度来讲，敬惜字纸，形成尊重知识的氛围，中华文化才得以源远流长。我们没有理由不敬惜每一个字、每一片纸。



衢州市常山县东案乡金源古村牌坊旁的字纸炉。（近代重建）

## 钓 沧 海



心生感慨：其实这样的生活挺好的，独居一隅，悠然自得，与世无争，其乐融融。而且背靠青山，林木茂盛，面朝大海，清新富氧，可以种桃植梅、耕海牧渔……每当黄昏来临之时，在门口摆一张小方桌，炒几个时令蔬菜，加上偶尔所获的海味，喝上几盅自家酿制的米酒，在凉风习习间听海鸟鸣叫，看海上船只来往、灯光晃动，直至潮涨月高，掩门而眠。

这天的海潮像一个刚睡醒的婴儿，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始躁动。昨晚的扳罾人整夜未眠，他们的罾棚网依然在海水里一起一落地期盼着。

父亲以前也是扳罾人，我那时经常去青山脚下的礁石上看父亲扳罾。看到我来了，如果运气不错的话，父亲会满心欢喜地杀一条刚上网活蹦乱跳、透着新鲜味的鱼。然后用海水一洗，在乱石搭成的“灶台”上撒一把盐焗。鱼和米饭香喷喷的，我把头伸进碗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父亲对着酒瓶喝一口酒，偶尔会幽默

地来一句：斫柴刀刀有，扳罾网网空。

当然，不可能网网空，总会有鱼在你我的世界路过，就像总会有人和你一起走长长的路。

我找了一块凌空而起的礁石，我想在这里独钓沧海。真的，去海边垂钓虽说是为了鱼，但更多的是为了寻找心旷神怡的感觉。只有喜欢钓鱼的人才真正懂得，并乐此不疲地偷享这种乐趣。

我开始享受这种妙不可言的乐趣了，身后那座像碉堡一样的礁石上，有一蓬蓬荆棘，它们的枝条上如满天星一样布满了油亮金黄的果实，这种果实我们称为“毛栗”。春夏季节，它们肆无忌惮地开着白花，而在秋天里，那些酸酸甜甜的果子装满了我童年和少年的口袋。

我把鱼钩抛入海里，橘色的浮标在海水里轻漾着，波浪吻着脚下的礁石，偶尔的飞溅是对礁石的一片柔情。我把鱼竿插在礁石的缝隙间，因为我是一个好动的人，长时间提着鱼竿既无聊又

疲惫，我不想这样。此刻，潮水漫过的礁石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螺，它们仅有小拇指的指甲那般大小，那张开的壳瓣，令人心旌摇曳。当然，如果运气不错的话，有时候也会捡到拳头大小的海螺。记得有一次，海水清澈，海平面5厘米以下的礁石上，海螺时隐时现，我乐不可支地把手伸下去，捡了十几个大海螺。

突然发现，前方的鱼竿已经弯下了腰，那个橘色的浮标此刻已经不见了。我一阵兴奋，立马跑过去。在海边长大的我，无论礁石上的道路有多难走，总能健步如飞。我奋力提起鱼竿，却发现如此沉重，担心细如发丝的鱼线会断，只能收一下，放一下，全神贯注地和想象中的大鱼打“持久战”。终于，水下的鱼被耗尽了体力，似乎一声长叹，很情愿地被我拉出了水面，在网袋里做最后的挣扎。

天空如此高蓝，棉花糖般的云朵在那里不停地变幻着身姿，海面清澈湛蓝，有微风轻拂脸庞，那一刻，我的心也不由得跟着纯净通透起来。偶尔，那些穿迷彩服的渔民驾驶着小船在海的边缘来回忙碌着。我朝他们挥挥手。他们大声问道：有鱼吗？应和着海风徐徐传来。我提起养鱼的网袋朝他们晃晃一下。然后看到他们一边操控着小船，一边竖起了大拇指。

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海，有几个若隐若现的小岛静默着。离去的船只总爱消失在那里，我所有的遐思跟着它们远去。

多年后，总能想起那块凌空而起的礁石和清澈湛蓝的海面，还有夕阳下开满野菊花的小径……其实，每个人都像一座孤独的岛屿，每个岛屿上都生长着自己的爱与哀愁。

## 阿拉宁波话

## “嚼麦糕”

赵淑萍

“嚼麦糕”这句宁波话，带有明显贬义。轻一点，指这个人絮絮叨叨，絮絮啰嗦。重一点，就是胡说八道，甚至有搬弄是非、“嚼舌头”之嫌。

最初听到这句话，很不解，“麦糕”究竟是一种什么糕？是不是很难吃，很糙，所以要嚼呢？

后来，上网查资料，颇有点出乎意料。原来，这麦糕我也曾“嚼”过，且嚼过多次呢。

原味的麦糕，也叫白麦糕，其实就是淡包。有个笑话，一宁海人去杭州参加培训，吃早餐时，说来两块麦糕、一根天萝丝。食堂的工作人员不知其所以。交流了半天，发现原来麦糕指的是淡包，天萝丝指的是油条。宁海人把丝瓜叫作天萝，而这里又用了比喻，即油条形如天萝。难怪杭州人会摸不着头脑。

宁海、象山一带，点心花式颇多，有麻糍、萝卜团、米馒头、麦饼筒、麦糕等。麦糕，最有名的就是象山大唐麦糕。大唐有“麦糕会”，每年农历五月廿七，大唐举行庙会，历史可追溯到清嘉庆年间。

那时，大唐一带除了几座小山丘外，就是一望无际的滩涂。宁波五乡富户张贤均做客象山，望着万亩滩涂，萌发了围垦之意。他和其他十七人结盟，出钱出粮，组织2000多人日夜劳作，历时20余年，终于围成了1.5万余亩平田。这十八人被尊为“十八先贤”。为了缅怀先贤，当地人自发举办庙会。当然，庄稼最怕蝗虫，庙会上还祭祀刘姓将军。刘将军因防御蝗灾有功，被称为“刘猛将军”，还被封为“虫王”。至于将军的原型是谁？一说是南宋抗金名将刘錡。到了清代，官方认定的将军是元亡自溺而死的刘承忠。

## 老照片

## 轮船朝着镇海口驶去

蔡体宽

在上海与宁波之间，来来回回不晓得走了多少次了。记得儿时跟祖母乘轮船，过了检票口，走到与码头相连的漏孔浮桥时，十分兴奋，它有点斜坡，桥上有顶棚。朝漏孔看，有时见滩涂，有时波光粼粼。上轮船须走舷梯，舷梯上铺有浅浅的横木条，约一步之距有一档。舷梯两旁站着不少船员，见旅客提着行李，便一路相扶。祖母高，走舷梯更见费力，船员会挽着祖母靠近舷梯口的客舱。我那时十余岁，双手拿着行李，船员就朝前拉我一把。

当年的行李中，值得一提的是“火油箱”与网篮。“火油箱”高约45厘米，黑色的箱体上有从前炼油品牌的字母，字母是凸出的立体字，略有磨平。“火油箱”用绳捆扎四周，方便拎取。听长辈说，“火油箱”是宁波人特有的行李，它有几个妙处：用它盛装物品，不易受到挤压；长途旅行尤其是在拥挤的火车上，可当凳子坐；还可当小台子用，如在船舱里，在“火油箱”上放几样小菜，弄点酒，便可小酌一番。

网篮是竹编的篮子，元宝状，口子大于底盘，漆以棕红色，两只可拎的大圆环似是藤条做成。篮子口的四周有一张网，网线十分扎实，网眼也很紧密。这张网将堆积在篮子口的物品框住，收紧后再在圆环上打个结。利用篮子口至拎环之间的空间，可以放置一些旅途中需要随时拿取的点心。在《李叔同致刘质平书信集》里，弘一法师提到的行李中就有“网篮”。可见此物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常用品。

旅途中所携的行李物品，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。我曾出门在外多年，用过好几只旅行袋，或叫旅行包，都是青灰色的有纹路的人造革做的。买来的旅行包上有图案，是用白色的漆印在包上的，图案有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、和平饭店、广场上的仿古路灯和空中的气球等。后来有一次，姑丈买来人造革，给我做了一个60厘米长的旅行包，可放不少东西。这只旅行包我40年前从河南带到宁波，又使用多时。

近日在老宅中寻出一只“网线袋”，买来有几十年了吧。网线袋装东西，一目了然。50多年前，经常在旅途中见到一些旅客的网线袋里装着扁纸盒，里面是“上海香酥饼干”，或者是宁波药行街“大有”的豆酥糖或枣仁糕。

往事如繁花。过去，江北岸客运码头候船室外有“小件行李寄存处”，寄存处有几个双层的铁架子，寄存费用十分便宜。我们住在乡间，上午从家出发早，待傍晚开船还有较长时间，因此常将行李寄存于码头，可轻身在市区转转。

记得1987年4月初，上海的姑妈等亲戚来宁波。数天后，乘“工农兵”19号轮回上海。他们要在江北岸码头乘15时开的船，与我相约，船经我工作单位时，在船上和我招手。这天，天气晴朗，我在岸边的岸边等着，朝着清水浦方向望。通常来说，轮船从江北岸启航，到我单位附近要1小时20分钟光景。果然，将近16时半，客轮越来越清晰，船身洁白，烟囱上冒着淡淡的烟，随着风，不一会儿能听到船上的引擎声。“船来了，船来了！”我心里叫着，“看到了，看到了！”只见姑妈和家人向着岸边招手。我亦朝船挥挥手，他们的面目是模糊的，我就放开喉咙喊：“再会！再会！”姑妈拿出手绢来挥舞，呼应着。很快，船就朝着镇海口驶去。



宁波轮船老照片。